

興
登
堡

黃
源
編

新 生 命 大 眾 文 庫

當 代 人 名 傳 記 之 四

樊仲雲主編

新
生
命
書
局
發
行



民國廿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出版

當代名人傳記之四
興登堡

實價一角五分——

版權所有

編著者 黃源

出版者 陳寶驊

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

翻印必究



發行所 新生命書局

分發行所 新生命書局

門市部 新生命書局

上海棋盤街寶善里
南京太平路
北平琉璃廠路
武昌橫街
上海四馬路望平街

興登堡 目次

卷首 插圖

- 興登堡與其孩兒們
- 花園中之興登堡
- 一九一七年大本營中興登堡，
- 興登堡與新總揆希德拉之握手。

目次	1
一 一部活的歷史·····	一
二 在口令聲中長大起來·····	五
三 鐵的訓練·····	一一
四 初嘗火藥味·····	一七
五 參與凡爾賽盛典·····	二一
六 四十年的鍛鍊·····	二六

七	沼地將軍的起用.....	三四
八	一飛冲天.....	四〇
九	支配一生的大問題.....	四五
一〇	『德國之父』.....	五一
一一	支持全國的重心.....	六〇



一 一部活的歷史

大概是今年五六月的時候，申報上曾經有過這樣一個電報：

挪威國卑安仁埠著名農報今日載一社論，主張本年度（一九三三年）諾貝爾和平獎金應贈與德國總統興登堡。該報謂興登堡爲當今紊亂世界中唯一鎮壓物，非但

在歐戰之中爲最偉大、最高尚、最富於感情之人物，即在今日世界有名人物中，彼亦如鶴立雞羣，出人頭地云。該報復謂諾貝爾獎金必須贈與如此偉大之人物，始可提高該獎金之價值。

這提議雖沒有實現，據說一九三三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金停給了一年，但興登堡不僅在德國爲國民的偶像，即在異國人的眼光中，他也是一位世界的「鶴立雞羣，出人頭地」的人物，是由此可知的。

說到興登堡，在中國似乎祇記得他是世界大戰中的一員猛將，但在德國，他現在却成了國民渴仰的偶像了。德國在戰敗後，賠款失地，幾陷於不可收拾之境，但不數年德國又登上了復興之路，這不能不說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蹟，而德國也就在這地方表現了她的堅忍

不拔的國魂，而爲這國魂的化身的，便是當今興登堡大總統。

德意志的統一與興隆是由於三次對外的戰爭，這三次戰爭中，除一八六四年的普丹戰爭，興登堡因年幼未得參加外，以後的普奧戰爭（一八六六年）和普法戰爭（一八七〇——七一年）他都曾親身參與，且建勳功。德國由這三次戰爭建立了強大統一的德意志帝國，在以後數十年的國際政治中演着重要的角色，這是德國最興盛強大的時期。興登堡在這期間，雖祇充任個不甚重要的角色，但他那堅忍刻苦，鍛鍊自己，訓練軍隊，積極準備未來的大戰，終究是有力的模範軍人。直到歐戰爆發後，東普魯士被俄軍侵入，興登堡以少數軍隊在坦能堡大破俄軍，救了東部之危急後，他便一躍爲歷史上的人物了。

後來德國大戰失敗，這位巨人似的將軍，將全部軍隊安然率回故國後，就帶着戰敗的悲痛的心告老還鄉，他原想趁這殘年偷享幾年閒福，可是國內艱難困苦的情狀，又逼得他出來爲多事多難的德國之支柱，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又當選爲德意志共和國的大總統。

這是他的一個大轉變，他是由一個軍國主義的軍人轉變爲共和國的大總統的，但這轉變不是驟然的，他有一顆始終熱烈的愛國的心，現在只是把忠君愛國之心轉爲愛國愛民罷了。

興登堡現在已是八十六歲的老翁了，他的一生簡直是一部活的近代德國盛衰史，我們從他的生涯中，不僅可以看到他個人生活的波瀾，且可看到德國盛衰的情狀。

二 在口令聲中長大起來

德國的家庭，每逢有子女誕生，常喜歡登報通告。奧登堡在一八四七年出世時，他的父親勞勃忒也喜氣洋洋的在當天波森新聞上登了這樣一個啓事：

中尉副官本涅肯多夫·奧登堡啓事：

內子路易塞·許衛卡特女士，於本日下午三時誕生一活潑健全的小孩，母子均叨平安，謹此奉告。

奧登堡所誕生的家庭，是德國十三世紀以來的舊貴族的名家。他的祖父鄂圖·路易和他的許多祖先一樣，一世過着軍人生活。他

的叔祖父還在拿破崙戰爭時，曾把駐屯在東普魯士的俄軍驅逐出境，受到人民的擁戴，被推為名譽市民。

他的祖父路易為人胸襟寬廣，心地光明，且富有自由思想，他曾允許他的一個女兒下嫁於平民，這在當時的貴族中幾乎是件聞所未聞的事。他有十四個兒童，興登堡的父親勞勃忒是他最小的兒子，他生於一八一六年，那時正是普魯士的解放戰爭告終之後。勞勃忒在年青時，為人莊嚴憂鬱，似乎不像做軍事工作的人，但他竟也過了三十年的軍營生活，興登堡出世時，他正在波森聯隊當中尉。

興登堡生長在這樣世代軍籍的家庭中，所以不消說他的兒童時代也是遵照他遠祖的模型而生活的。他在祖父母以及雙親的教

導之下，所見所聞，無非都是軍事方面的事情。在幼年時，每年夏天他伴着祖父住在紐德克，他祖父便給他講拿破崙戰爭的故事，並說到法軍佔領紐德克時的情景，興登堡聽到這種戰爭故事，往往非常動情，尤其是他自己家族也參與的戰爭。

在興登堡的兒童時代，他的父母正在過着軍人的流浪生活。時常從這軍營調到那軍營，又從那軍營調到這軍營，所以興登堡隨着雙親，在兒童時代已跑過許多市鎮了。可是他們無論住到那裏，所過的生活始終是一模一樣的刻板的軍營生活，他們的屋外往往便是軍營與練兵場，興登堡和他的弟妹都是在口令聲中長大起來的。他的父母對他們是親切，而嚴肅的。他們的家庭籠罩在軍營生活的氛

圍之中，飲食有定時，受訓時須立正諦聽，不得無故發問。據興登堡的兄弟本哈特的回憶，興登堡在三四歲時，一哭起來，他的保姆就會用一種口令的口氣，大聲喊道：「在隊伍中不准說話。」

這種嚴格刻苦的訓練，替興登堡養成了一種絕對的服從心。當時普魯士的貴族也正需要這樣的人物，因為惟有這樣的人，纔知道怎樣服從長官和指揮軍隊。

在興登堡童年時代住過的地方中，也有使他回憶時感到無限的依戀的。那便是比尼與紐德克。他同雙親在比尼時，住在一所花園別墅中，裏面有一條小溪，並有空場以供兒童遊戲。他在那裏度過了最幸福的兒童時代，一九一四年他在東普魯士初次凱旋之後，適

逢其地，他又走到了這個住所，可是那裏已改爲醫院。這種奇遇，給他
以很深刻的印象。

紐德克是他至今還認爲精神上的故鄉的。一八六三年他父親
自軍隊退職還鄉，他們一家人就都回到紐德克。他的曾祖父和祖父
曾在那裏築有故居，但那不是富麗堂皇的貴族邸第，而是一所簡樸
的田莊，顯出他們在那裏是習於早起而勤於工作的。紐德克這地方
的一切都是端莊嚴肅的，沒有一點嬉笑或輕佻的氣氛散佈於其間，
這與興登堡的性情是很相投合，所以他在自傳中對這故鄉表示了
充分的熱情：

在我說來，紐德克便是我的家鄉，同時又是我本家的中心，而我整個的心便是屬於

這中心的。無論我的職使，把我送到祖國任何一部分，我對於東伊爾俾安省的信心是永遠不失的。

興登堡幼時讀書是非常認真的，和他過後六十年間訓練軍隊一樣的認真。他的父親教他歷史和地理。他對史地也是最感興趣，對於地圖簡直是不離手的，但他的讀書能力却是很遲鈍的，不能一下就了解一個新思想。他缺乏想像力，對於任何事情也從不懷疑。但是他有一個特點，就是他會死幹，在他沒有中途而廢的事。他對於文學是一點沒有興趣的，他的全部教育，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使他成爲一個有充分能力的軍官。

那時候，德國學校裏有種宗教功課，是教他們相信上帝是萬能

的，君主是須絕對信仰的。這種功課對興登堡很有影響，使他以後一生對於任何事情的態度，都充滿了濃厚的宗教情緒。他的以後矢忠於德皇，以及現在以同樣的熱忱服役於共和國，都是出於這種精忠誠實的信心。

興登堡的童年是很短促的，在十一歲他便進了陸軍學校，去預備將來爲德皇服役和捍衛國家而作鐵的訓練去了。

三 鐵的訓練

興登堡離開家庭，繼續父親的志願，進瓦爾斯泰的陸軍學校時，還不過是個十一歲的少年，但那時在他小小的心中，却已知道這是

他命定的軍人生活的開始，所以他毅然決然地忍痛離開了家庭，離開了他的熟稔的親人與景物，到生疎而可怕的學校去了。自此他就同他幼年時代所享受的一切都告別了，他在自傳中劈頭敘述離家赴校的情形，這樣說：

一八五九年的一個春天晚上，那時我只是個十一歲的少年，在西利西亞瓦爾斯泰的陸軍學校門前，我和父親告別了。這種告別不僅是對親愛的父親而言，同時對於我整個少年生活，也在這一刻告別了。因此，我的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，我眼見淚水簌簌的滴在我的制服上，但我心中忽轉念到：『穿着這種制服的人，是不應該如此柔弱而流淚的。』我便極力抑制着年青時離家的苦痛，而和我的那些新伴侶打在一道——這種生活是具有相當的活潑的精神的。

自後興登堡便在這學校裏受德國式的軍隊教育，以鞏固他將來爲軍隊指揮官的基礎。

但是瓦爾斯泰的生活是殘酷的，他們每天從早晨五點半鐘到晚上九點鐘，終天穿着鈕扣擦得鑲亮的制服，看見教師以及年長的同學都要立正行禮，上課上操，循環不息，白天在教室或操場上，夜間在宿舍裏，始終沒有一刻安靜生活的時候，在訓練時，且常受鞭撻和叱罵，更難堪的是同學間的欺凌威嚇。年幼的新生常受年長老同學的虐待，雖則年幼的新生少有敢對老同學反抗的。學校當局雖明知道這種情形，但他們不加干涉，以爲這是一種最好的訓練，是「足以發展兒童的能力，使他們成爲有力的官吏」的。